

河南固始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与“俺”

陈长旭^{1,2}

(1.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2.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和“俺”,“我”只能用于个体自称,可作主语、宾语和领属语;“俺”可兼指单复数,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之别,主要用作领属语,其次用作主语,较少用作宾语,与“我”相比,用“俺”自称常有客套、礼貌、谦虚等语用意义,无论是叙称还是对称,“俺”均可用在亲属称谓词前。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具有北系官话和南系官话的交融过渡特征,本研究对于了解汉语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的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势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我;俺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3-0114-06



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端的鄂豫皖三省结合部,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在方言区划上,《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把固始方言归入中原官话信蚌片,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固始方言的语音性质与武汉话近似,应该归入西南官话^{[1]103-108}。

本文将以固始方言西北片区的老派观堂话(调查对象年龄均在70岁以上)为代表,着重对该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特征进行调查、分析与描述。

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是“俺”和“我”,两者的主要语法功能详见表1。

表1 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我”与“俺”的主要语法功能表

代词	修饰亲属称谓词	修饰集体名词	修饰个体名词	单数	复数	加复数标记“们”	作主语	作宾语
我	-	-	+(强调个体归属)	+	-	-	+	+
俺	+	+	+(强调集体归属)	+	+	?+	+	?+

注:表格中的“?”表示该项特征使用受限或使用频率较低

一、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功能与用法

固始方言中的“我”是单数第一人称,主要用作主语、宾语,也可用作领属语修饰普通个体名词,一般不能修饰亲属称谓词、类亲属称谓词或集体名词。在修饰普通个体名词时,后面可加“的”,也可不加。例如:

我上个县里去了一趟。/我也想去赶集。
他老是打我。/上个赶集累死我了。

白别把我(的)书包弄脏了。(括弧中的内容表可用可不用,下同)

*我老伯/我娘/我老师/我村/我家(*表示该语言单位不成立,下同)

在特殊情况下,“我”后可加亲属称谓词,组成“我+的+亲属称谓词+语气词”结构,独立成句,其中的结构助词“的”和语气词均不能省略,主要用于表达强烈的感叹、惊讶等语气。例如:

收稿日期:2019-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Y141);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自主科研项目(BBZZKY-2019044);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计划

作者简介:陈长旭(1983—),男,河南固始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信阳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语言类型学。

我的(个)乖乖吔! / 我的乖乖吔! (长辈称呼较小的晚辈,表疼爱或感叹,也可作詈语)

我的(个)(老)儿嘍! / 我的乖儿嘍! (限男性使用,表感叹或惊讶,也可作詈语)

我的(个)老娘唉! / 我的(个)妈吔! (限女性使用,表达感叹或惊讶)

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功能相对单一,只能严格地用于个体自称,不能附加复数词尾“们”或数量短语表复数。这种语法特征在清代山东方言口语作品《聊斋俚曲集》中亦有表现。据冯春田研究,“我”在俚曲的方言里主要是用于个体自称,聊俚曲三种(《姑妇曲》《翻魔曲》《襁妒曲》)中“我”1400余例,既没有和“们”组合的例子,也没有“我+数量/群名”的组合形式^{[2]15}。

二、第一人称代词“俺”的功能与用法

(一)“俺”的主要语法功能

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俺”可用作领属语、主语,较少用作宾语。

1. 作领属语

“俺”在作领属语时可以用于修饰亲属称谓词、类亲属称谓词或集体名词,中间一般不加“的”。“俺”在修饰非集体名词时,中间可以加“的”。“俺”在作领属语时,后面能否加“的”当与中心语的“让渡性”有关。例如:

俺伯/俺娘/俺姑/俺姑父

俺老师/俺同学/俺老乡

俺学校/俺村/俺队/俺家

俺的羊/俺的牛/俺的树

2. 作主语

你家电费交了,俺还没交嘍。

你们坐那一桌,俺坐也这儿一桌。

俺俩啥时候去? / 俺(几个)一趟走吧!

3. 作宾语

他得在学校里老是欺负俺俩/俺几个。(宾语)

他给俺俩/俺几个十块钱。(间接宾语)

他昨个叫俺俩/俺几个打底跟啥样。(介词宾语)

上述例句中的宾语主要是用“俺+双数标记‘俩’/数量短语”充当,宾语位置的单数第一人称一般习惯上用“我”,不用“俺”。“俺”有时也可单独处于宾语位置,往往表达特定的语用意义。例如:

你们带俺一块玩唉!

学校要有人欺负俺,你帮得俺嘍!

上例中的“俺”主要是女性使用,“俺”往往不是指自己,而是指称和自己亲缘关系较近的小孩儿(说

话人可以是小孩儿的姐姐、母亲、姨、姑姑或奶奶、姥姥等亲属)。固始方言东南片区分水亭话也有类似用法^{[3]10}。这样用的目的大概是因为母亲(或其他亲缘关系较近的女性亲属)往往认为自己和孩子是同一方,是一体的,所以在对话时要努力拉近与孩子的关系,努力与孩子保持同一视角,人称代词直接使用“零距离感”的第一人称“俺”。

总的来说,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俺”作领属语的情况较多,作主语或宾语的情况较少或相对受限。吕叔湘先生认为“俺”是“我们”的合音,跟“我们”一样,“俺”的领格用法比非领格用法要多^{[4]85}。在近代汉语中,一句之内非领格用“我”而领格用“俺”的情况比较常见,仅《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中就有6例。

只愿的南京有俺亲娘,我宁可独自孤孀。(第二折)

男儿呵,如今俺父亲将我去也,你好生的觑当你身起!(第二折)

自从俺父亲就那客店上生扭散俺夫妻两个,我不曾有片时忘的下俺那染病的男儿。(第三折)

那其间被俺爷把我横拖倒拽出招商舍。(第三折)

俺这新女婿那嘲掀,瞅的我两三番斜避了新妆面。(第四折)

须是俺狠毒爷强匹配我成姻眷。(第四折)

上述用例中,“俺”均处于领属语位置,主要修饰亲属称谓词,“我”则用作主语或宾语。固始方言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

俺大爷昨个给我十块钱。

俺大哥老是打我。

昨个俺老伯去赶集了,我没去。

上述例句中处于主语或宾语位置的“我”有时也可以用“俺”,不过用“俺”之后往往会导致单复数不明或者含有特殊的语用意义。例如,第一句中的“我”如果改用“俺”会产生“炫耀”“显摆”的语用意义。

(二)“俺”可兼指单复数

陈玉洁认为汉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单数化是始于领属结构的,然后逐渐向主语和宾语位置扩展^[5]。固始方言人称代词“俺”已经基本实现由领属语到论元位置的单数化扩展(只是在宾语位置略有限制),可兼表单复数。

在修饰亲属称谓词时,“俺”是表单数还是表复数一般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进行判断。在修饰集体名词时,“俺”要作复数理解,如“俺学校”“俺村里”分别指“我们学校”“我们村里”。在修饰其他非集体名词时,

“我的”强调个体归属,“俺的”强调集体归属。如:

集市上,陌生人问:“这洋车的自行车是谁的?”
一般回答:“是我的。”

在村头,邻居问:“这洋车的是谁的?”一般回答:
“是俺的。”

在家里,家人问:“这个铅笔是谁的?”回答:“是我
的。/*是俺的。”

在第一种情境中,问话人偏重询问“自行车”归属
的个人,一般回答用“我”。在第二种情境中,问话人
偏重询问“自行车”归属的家庭(集体),一般回答用
“俺”。第三种情景的限制更加严格,回答必须表明事
物的个体归属,所以只能用“我”,不能用“俺”。

主语位置的“俺”使用频率也较多,表单数还是表
复数同样需要根据现实情境判断。如:

你搁也等我一会,马上俺一趟去。(俺=我们)

你白忙了,俺刚吃了。(俺=我们/我)

你们搁也才坐会,俺先走。(俺=我们/我)

在上述后两例中,“俺”表单数还是表复数,要视
具体情况而定。如最后一例,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先
走,“俺”表单数;如果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先走,“俺”
就是表复数。如说话人需要刻意强调复数,则可换用
“俺们”“俺俩”“俺几个”等。

宾语位置的“俺”用例相对较少,主要是女性用于
指称与自己关系较为亲密的小孩儿,上文已经讨论,
这类用法带有特殊语用目的,不是代词的常规功能。

在汉语方言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单数化现象常
伴随有特殊的语用意义。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俺”表
单数常含有自谦的语用意义,比“我”的语气更加委婉
和含蓄。所以,在不需要谦卑礼貌的情况下则一般用
“我”不用“俺”。如:

你还皮,马上我打你!/*你还皮,马上俺打你。

俺打不过你,俺不跟你打。

第一例是大人警告小孩儿,长辈教训晚辈,居高
临下,用“我”不用“俺”。后一例的对比更加明显,是
我主动示弱告饶,用“俺”。

(三)“俺”可表排除式,也可表包括式

在固始方言中只有“俺”,没有“咱”,“俺”可兼表
包括与排除,“包括/排除”的区分需要借助于具体语
境或者换用其他的表达方式。在主语或宾语位置,
“俺”属于排除式还是包括式,主要受听话人身份、对
答语境、现实情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领属语位
置,“俺”是排除式还是包括式主要和听话人身份有
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 “俺+亲属称谓词”。如听话人是自己的兄弟
姐妹,则“俺”是包括式,“俺伯”是“咱爸”的意思,“俺

娘”是“咱妈”的意思。如听话人是兄弟姐妹之外的其
他人,那么“俺”是排除式。

2. “俺+集体或组织名词”。如听话人与说话人
是同属该集体,“俺”是包括式,如果听话人不属于该
集体,那么“俺”是排除式。如“俺家”“俺村”“俺队”
“俺学校”等。

3. “俺+(的)+非集体名词”。存在家庭内部和
家庭外部的对立和区别。如果针对家庭成员说话,
“俺”就是包括式。如父亲对儿子说:“也是俺的地。”
如果针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说话,“俺”往往是排除
式,“俺”相当于“我家的”,强调不是“你家的”或“别人
家的”。如“也是俺的地/俺的牛/俺的锹”等。

(四)“俺+亲属称谓”的特点

在固始方言中,除了对晚辈亲属或同辈较年轻亲
属对称时直接呼名以外,在日常语言交际中,无论是
叙称还是对称,一般习惯于在亲属称谓词前加“俺”。

1. 叙称的情况

普通话叙称能否在亲属称谓前加“我”或“我的”
要受听话人身份的影响,如果对话谈及的亲属与听话
人彼此熟悉、关系密切,在亲属称谓词前不加领属语
不致产生歧义的情况下,可以不加“我”或“我的”。
例如:

对自己的父亲问:妈妈去哪儿啦?/奶奶去哪
儿啦?

对自己的姑姑问:表哥今天没在家吗?

对自己的大娘问:大爷身体现在还好吗?

在固始方言中,即使话语中谈及的亲属所指明
确,不会让听话人产生误解,前面也一律需要加上
“俺”,上述情景中的问句在固始方言中的表述如下:

俺妈上哪去啦?/俺奶上哪去啦?

俺表哥今个没得家么?

俺大爷身体镇咱现在可好噢?

2. 对称的情况

在当面称呼自己的亲属时,普通话的亲属称谓
词前不能加“我”或“我的”。但是,在固始方言中亲
属的对称一般也习惯于前加“俺”。具体情况详见
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固始方言的亲属对称中
也有不加“俺”的用法,主要有两种情况:(1)“亲属称
谓词+语气词‘啊’”作为独立于句子之外的呼语,与
后句之间有明显的语音停顿。(2)亲属称谓词后加
代词“你”复指,中间没有明显的语音停顿,“你
[ni³⁵]”的读音可以弱化为“ŋ”。在这种情况下,亲
属称谓词和人称代词“你”是同指的,有些违背语言
的经济原则,在理论上讲,应该可以省略掉其中的一

表2 固始方言对称亲属时亲属称谓词前加“俺”的情况

具体情境	固始方言例句
询问家人愿不愿意去赶集	俺伯可去赶集么? / (俺)伯你可去赶集(啊)? / (俺)伯啊,你可去赶集?
过年时给长辈亲属拜年	给俺老爷拜年! / 老爷啊,给你拜年!
家里有亲戚来了,向亲戚打招呼	俺舅来喽! 俺表叔来喽!
在集市上与亲戚打招呼	俺舅(你)也得赶集么? / 俺表叔(你)也得赶集么?

个成分,在实际运用中不能省略,应该是和礼貌原则有关。吕叔湘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里头,长幼尊卑之间,说话最要有分寸。一般的三身代词,尊长可以用之于卑幼,卑幼不能施之于尊长。”而且,“称‘你’比较严重,称‘我’比较可以马虎些,前者是直接的指斥,后者虽然傲慢,可是及于对方的印象是间接的”^{[4]37-38}。在必须用“你”的情况下,为了礼貌和尊敬,前面必须要加上亲属称谓,这样可以缓和直接用“你”的唐突。

我们认为,在固始方言中无论是对称还是叙称,都习惯于在亲属称谓词前加“俺”的用法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有表客套或亲近的语用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叙称还是对称,长辈称呼晚辈都是直接呼名,但是在需要表示亲近、客套等意思的情况下,也有用“俺+亲属称谓”的情况。如:

叙称:到侄子或外甥家里,问其父母:俺老侄的/外甥没得家么?

对称:街上遇到了侄子或外甥,也可以说:俺老

侄的/外甥也得赶集么?

第二,增加定指性。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语境可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不加“俺”也不会产生歧义,但是加“俺”之后可以增强亲属称谓的定指性,提升区别度,使表达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听话人理解。

第三,衬音的作用。在固始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亲属称谓词是单音节的,如爷、奶、伯、娘、哥、弟、姐、妹、姥、姑、叔、舅、姨,这些单音节亲属称谓词单独做主语在韵律节奏上似乎有些别扭,而且同音词太多,容易混淆,前加“俺”之后既避免了歧义,又可以凑足双音节,节律上更容易接受。

三、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势

(一)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类型特征

固始县处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包围之中,为了更好地了解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类型特征,我们选择了上述方言区的21个方言点,对各点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特征进行了统计,见表3。

表3 中原、西南、江淮官话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类型特征表

方言区	方言点	单数	复数
			包括式—排除式
中原官话	河南商丘	我、俺、咱	俺—咱
	河南郑州	我、俺	俺、我们—咱
	河南浚县、中牟、西华	我、俺	俺—咱
	河南信阳、罗山	我	我们—咱(们)
西南官话	湖北华容	我	我恩、我们
	湖北大冶	我、咱	我耐—咱耐
	湖北武汉、湖南临武、贵州贵阳、四川成都、云南昆明	我	我们
	安徽合肥、清水	我	我们
江淮官话	安徽枞阳	我	我结
	湖北孝感、红安	我	我者
	湖北黄冈	我 _{ŋo53}	我 _{ŋo213} 、我们
	湖北武穴	我、俺	俺

王聪认为,汉语人称代词的“包括/排除”对立分布以徽语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包括/排除”的对立分布主要集中在北方方言(北系),南方方言(含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中较为少见^{[6]203-209}。固始处在北方系官话和南方系官话的过渡地区,所以在第一人称代词的类型上也具有一定的过渡交融性特征。一方面,固始方言具有北方系官话中比较常见的“俺”(“俺”在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中比较少见),而且单复数对立模式是“A、A1-A1c”(我、俺-俺、俺们)模式,而不是南方系官话中比较常见的“A-Ac”(我-我们)模式。另一方面,固始方言中没有广泛见于北方系官话的“咱”,不存在“包括式/排除式”的对立,这一点又倾向于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保持一致。

(二)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趋势

1.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排除”非对立模式的发展趋势

固始方言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不存在“包括/排除”的对立。那么,固始方言有没有可能受北部强势方言影响,吸收“咱”进而也形成“包括/排除”的对立模式呢?我们认为不太可能,一方面,固始方言中的“俺”虽然不区分“包括式”与“排除式”,但是依赖语

境信息或是短语形式仍然可以明确区分“包括”与“排除”,没有再去增加“包括-排除”对立范畴的紧迫性或必要性;另一方面,在普通话中实际上也不是“包括式/排除式”的区别,而是“包括式/普通式”的区别,“我们”可兼表包括或排除,单表包括式的“咱们”有可能在未来的普通话推广过程中出现式微倾向。吕叔湘先生也认为,在北方系官话里,稍稍读书的人也往往认为“咱们”太俗,《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就有不少“包括式”就直接使用“我们”。现在也还是有类似的情形:很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家常说话用“咱们”,正式一点就说“我们”,演说或是写文章的时候更会拿“我们”来代“咱们”^{[4]65-66}。

2.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的发展趋势

李蓝认为,在现代汉语方言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中,增标法的象似性和标记性是最优的。“单数人称代词只有一个音节,在单数人称代词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表示复数概念的音节,单音节对应单数人称,双音节对应复数人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间有合适的对应关系”^[7]。

钱曾怡等在《山东方言研究》中罗列了20个山东方言点的人称代词系统^{[8]238-240},第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主要有10种不同的情况,见表4。

表4 山东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形式统计表

序号	方言点	单数	复数
1	牟平、文登、栖霞、莱州、沂水、寿光、淄川	我、俺、咱	俺、咱
2	寒亭、潍坊、郓城、金乡	我、俺	俺、咱
3	桓台	我、咱	俺、咱们、(我们)
4	临沂	我、俺	俺、俺们、咱
5	莒南	我、俺	俺、咱、(我们)
6	利津	我、俺、咱	俺、咱、咱们
7	德州	我、俺、咱	俺、俺们、咱、咱们
8	即墨	我、俺、咱	俺、咱、(我们)
9	济南、临清	我、俺、咱	俺、俺们、咱、咱们、(我们)
10	微山	我、俺、咱	俺、咱、咱们、(我们)

注:括号中的“我们”一般认为是后起的新派用法

清代山东方言作品《聊斋俚曲》中“我”“俺”“咱(咱)”极少有跟“们”组合的情况。在表4中20个点中有11个点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是单音节的,另外

9个点的第一人称复数已开始陆续在“俺”“咱”后进行强化加缀,但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强化加缀过程显得游移不定,有些点只允许“俺”或“咱”中的一个添

加“们”,有些点“俺”和“咱”都可以加“们”,而且,新派方言由于受普通话影响,“我们”也开始广泛使用。

上述山东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特征对于判断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除第一人称复数没有包括式和排除式之分外,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单复数系统和上述山东方言大体相同,当前在老派固始方言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主要是“俺”,强化加缀形式的“俺们”在中青年群体中的使用频率已开始渐次增多,只是“我们”目前还几乎不怎么使用。参照山东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发展模式,同时结合固始方言当前的发展状况,我们推测,固始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有可能会按照“俺→俺、俺们→俺、俺们、我们→俺们、我们→我们”的趋势来发展。

四、结语

以往在讨论固始方言的过渡性特征时习惯于从语音的角度着手,我们认为,对方言语法问题的深入调查与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地区方言交融接触的状况。此外,对固始及其周边地区方言人称代词类型特征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语方言人称代词的演化过程及发展趋势,相关问题还有必要进

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注释:

① 参见《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报。

参考文献:

- [1] 叶祖贵.信阳地区方言语音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 [2] 冯春田.《聊斋俚曲》语法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 [3] 李倩.河南固始方言代词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14.
- [4]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5] 陈玉洁.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单数化的类型意义[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5):39-46.
- [6] 王聪.汉语人称代词的“包括式 排除式”对立模式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6,(3):203-210.
- [7] 李蓝.汉语的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J].方言,2008,(3):224-243.
- [8] 钱曾怡,等.山东方言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1.

First Person Pronouns "Wo" and "An" in Gushi Dialect of Henan Province

CHEN Changxu

(1.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s in Gushi dialect mainly include "wo" and "an", which all refer to I or me in English. "Wo" can act as the subject, the object or the possessive. It can only be used to express individual self-designation. "An" can be used to express singular or plural, inclusive or exclusive. It is mainly used as the possessive, followed by the subject and used less as the object. Compared with "wo", "an" contains pragmatic meaning of politeness and modesty. Regardless of direct address or indirect address, "an" can be used before the relative appellation words.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system in Gushi dialect has the features of integration and transition between northern mandarin and southern mandarin. The relevant research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in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Gushi dialect; first person pronoun; "wo"; "an"

(责任编辑:韩大强)